

給若望保祿教宗的一封信¹

簡惠美² 譯

本文是一篇有關教宗職務的簡短教會學作品，充分表達了當代基督徒對教宗名號、權力、職責的一些反省及期望。

若望保祿兄弟：

我詳讀了您《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》文告。您寄望我們基督徒以更新的態度迎接基督降生後的第三個千禧年：深度的悔改，徹底的變化和以基督徒與教會的身分向世人道歉，原諒我們在歷史中所犯的全部過錯。進而您具體替我們作了富於福音精神的規劃：在邁向主曆二千年以前僅餘的三年中，每年依次一個主題，深入基督、聖神、以及我們基督徒稱之為天主的絕對神秘共融之萬有根源的天父。謝謝您。但我們知道您自己受周遭一群保守人圍困，舉步維艱，難以劍及履及。

我周圍的人告知我，我們人這副德性，本性難移，悔改是奢望：我們需要榜樣和深具信德的兄弟姐妹或見證之鼓舞。好像這也是伯多祿職務的一部分，主曾向他說：「待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弟兄」（路廿二 32）。您清楚知道，歷史上鞏固教宗地位的最大貢獻之一，是初期羅馬教會成員的忠誠、團結和

¹ 本文譯自：José Ignacio González Faus, "Algunos gestos para confirmarnos en la fe", *Vida Nueva*, Num. 2085, (19 de abril de 1997), pp. 36~37.

² 本文編譯者：簡惠美修女，仁慈聖母傳教會會士，目前於輔仁大學醫學院從事心靈探討。

支持。

請容許我，以卑微的身分，向您表達一些有人認為今日伯多祿為堅定及支持現代信徒，可能更好做的一些表態。我不是替自己說話，也不敢教誨人；只不過蒐集許多需要別人來堅固其信仰者的話。我只是把這些「悔改的象徵性表態」系統地整理出來，依照您三年計畫的次序列出。

1997，基督年

這一年已經過半，我們只有一項簡單、迅速可行、卻意義深遠的請求：伯多祿的繼承者，是表達耶穌基督的獨特身分，可以取消「基督的代表」和「聖父」的頭銜。

首先，若望保祿兄弟，您知道，有十三個世紀之久，人們單單稱呼教宗為「伯多祿的代表」。到了第十三世紀，依諾森三世（在此時代教宗們是地上君王，與其他的君王爭權）持有了「基督的代表」的頭銜。此舉打破一個古老的傳統：「基督的代表」乃是指許許多多的人和情境，即是神父們和主教們，但也指外邦人、投宿的人、尤其窮人，這是依據 Pierre de Blois 的說法（*pauper Christi vicarius est*）。

假使您放棄此頭銜，歸還給窮人，不僅很合乎基督學，而且會傳為美談。您可以如同伯多祿向聖殿門前求施捨的乞丐說一樣的話：「銀子和金子，我沒有；但把我所有的給你」（宗三 6）。伯多祿給的是健康，您給的是原本屬於他們的。

其次，關於「聖父」這頭銜，您比我更明白耶穌對父權的保留和天主的聖德之敏感：「不要在地上稱人為你們的父，因為你們的父只有一位，就是天上的父」（瑪廿三 9）。且說：「你為什麼稱我善？除了天主一個以外，沒有誰是善的」（谷十 18）。當然，語言常是相對的，對我們來說，一些與信德關聯的經驗象徵一點，天主是父，但對身處於這不友愛世界中的

人要如此相信，誠非易事。或許當某個人反映父的面貌，能使人作如是聯想。這不也是該由您來表明放棄此稱謂，猶如耶穌（至善者）拒絕被稱為「善」一樣。

親愛的兄弟，我保證您只要做到這兩個再單純不過的表態，您就出色地實踐伯多祿「堅固信德」的使命了。

1998，聖神年

在這一年內，如果伯多祿能把地方教會在最初一千年內所享有的原本權利，歸還一些給他們，這將足以令人激賞不已；我指的是地方教會有權任命（或至少參與任命）自己的牧者。

親愛的兄弟，您十分清楚這是初期教會的傳統，西彼廉說此傳統「源自宗徒們，是天主的旨意」。您也知道，中止地方教會行使此權柄純屬意外事件：藉以避免君主和封建王侯染指任命權。因此教宗們以「在例外情況下，可保留任命權」，來回應地方教會抗議王權濫用，同時保護教會的自由。

然而迄今，這個例外的情況持續了七個世紀之久，其意義早就消失殆盡了。感謝天主，今日教會及世界的狀況又改變了，正是把這聖神的自由歸還給地方教會之恰當時機。您知道，多少次，我們的信仰前輩在任命主教時，良心歷經煎熬，在信德中認出聖神的工程。他們與我們同樣知曉人的良心是多麼無能，如果產生結果，他們確信是聖神的恩賜而非人的功勞。

1999，聖父年

我們已走到了主曆二千年的門檻，我們將不可言喻的奧秘稱為天主。我們基督徒說在耶穌內，藉著聖神啓示給我們的不是權勢，而是愛，「善良的父」。

您心底明白現代世界已經到怎樣的程度，不少人缺乏「父親是善良的」的經驗，而我們自己輒陷於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結糾葛中，孤苦無助或懷舊不能自拔。在此情況，您若放棄「國

家元首」的職位，是使天主透明化，顯示祂從未自我啓示為權勢的最佳捷徑。

我清楚知道您的國很是滑稽，當史大林問「教宗的軍隊區分多少師」更是荒唐可笑。甚至不管它多小，這個頭銜限制它，強制它建立關係行使外交禮節，使它變了調，走了味，失去福音風範。

試想：耶穌若以國家元首的身分遊走巴勒斯坦，還能如此談論天主爲父嗎？這樣如何能使他那般接近百姓？您不認爲國家元首的身分，阻擋許多對您牧靈之旅敞開心門的良機？記得，有一次在飛機上，一個記者問您該次旅行的特色是什麼？您回答說：「一個兄弟的旅行。」但是該知道，若是一個兄弟，則不會以國家元首身分旅行。

我沒說要您離開梵蒂岡。但是梵蒂岡國的領袖能是別人：一個不從事教會職務的好教友。而您生活在此小國內與任何一位國民無異，不過，您確是羅馬主教。

這不是不可能的，只需進一步想如何實現。我要說的是，單這麼一步，您就要巍然崇高地實踐伯多祿的職責：「在信德中堅固你的弟兄。」

今日我們的信德需要這種型態的見證，而不是空口說白話。親愛的若望保祿兄弟，到此爲止，僅求您想一想，並祈求天主父及子及聖神光照您。